



小學句讀集疏

嘉言下

八



F0423
號2808
11-9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八

益軒貝原先生鑒定

竹田定直編次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註

誼義同○仲舒漢廣川人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欲而有其德者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功效也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下先以功利為心耳疏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時以賢良對策焉對已畢武帝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相王問仲舒對以王勾踐與泄庸大夫種范蠡謀伐吳亦以為粵有三仁對以粵本無一仁本章語見對語中○章句曰正謂

惟義所在而行不迴屈也道日用事物可行之理○葉氏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私意介乎其間而非明其道矣○朱子曰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又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今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又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利一事非特財利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又曰仲舒立處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南軒張氏曰學者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李退溪自省錄曰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又曰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又曰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麤著眼看以此利字爲貪欲之利謀字爲營求

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京兆李氏曰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爲本高者溺乎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替替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爲辨而聖學廼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子朱子以是爲廣心德之首其旨昭矣○章句曰此一章言爲仁乃心術之至要也○定直按董子之言係心術之精微不是小子所企及也小學收之何也蓋小學書采古聖賢之語獨取其一端者宜淺淺講此小學本旨也然有不必要淺淺看者此所以兼補失蒙養而進大學者也朱子於大學或問已言之凡此編明心術條如四勿之箴如持敬之說豈小子所得及哉朱子自道修身大法小學備焉故予常謂朱子小學不必古者小學教人之指以時異爾解之之淺深宜隨章而斟酌矣○註道是大綱說或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益軒先生曰如孝親是道如溫清定省是義○觀瀾三宅氏曰道者自然之理義者當然之制故正其義一句是就心上而言明其道一句是就事上而言然心之正義乃事之明道也事而明道乃心而正義也心

事內外非有二致但就心就事反復說去方見義利道功之辨愈益明切朱子曰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其說不當記者之誤已○定直按觀瀾說好朱子體用之說亦無妨不必記者之誤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

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註行去聲○思邈唐京兆人膽大謂敢為心小謂畏敬

智圓謂通變疏唐書隱逸傳答盧照鄰語○孫思邈通百行方謂有守○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朱子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貞氏曰必有文王之小心然後能怒以安天下之民○又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

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文清薛氏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周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章句曰圓謂通變而不滯方謂有定而不移膽大者見義必為浩然之氣所以配道義也勇往之義也心小者戰兢謹畏惟恐或失守之仁也智圓者隨事察理物來順應智之所以如水也行方者齊莊中正循規蹈矩禮之所以不可易也○揚升菴全集四十六曰心欲小云云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疾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淮南子膽作志○淮南子主術訓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又曰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智圓者無不持也○標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標題曰程子遺書游定夫錄舉此二條文公載之近思錄○定直按此語本是淮南子之言孫思邈取之解其意以答照鄰而程子偶取之唐書孫思邈之言而誦之朱子蓋亦取遺書耳又按孫思邈改志作膽者膽是藏志之府內經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孫氏所謂膽即志也蓋因醫家之言言之心膽相對說且下句行字亦思邈本傳作仁仁

智相對說仁即行也然恐不如本語作知行○觀瀾三宅氏曰膽淮南子本作志而孫思邈改為膽行孫思邈本作仁而後人改爲行俱以所改爲的切揚升菴以膽欲大之語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是明儒強求古之僻說耳不足取也○章句曰此一章言當行仁義禮智蓋人性中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前章言仁統言之也此章言仁義禮智析言之也學焉而能復其性心術其不正平故廣心術首兩節以是爲言其下數節皆反復言求仁復性之工夫條件也○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註古語國語升高曰登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真疏章句曰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語所引之語也○定直按此語出晉語蓋此古語而晉語引之故稱古語也○章句曰從善如登進之有漸而日向高明也從惡如崩退之甚易而不可復振也○問程子論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朱子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胥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古人曰終身行善善無窮一日行惡惡有餘○指南曰此言人當

審善惡之幾而決于所從也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

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註

養去聲○先生字德

容孝友私諡也唐亮州人畔田界也終身讓路無枉百步之時終身讓畔無失一段之時何憚而不爲乎疏書列傳四十○李氏曰易曰謙德之柄也夫讓則德爲之主爭則物爲之主不枉百步不失一段蓋引而進之之諭非計功謀利之謂也○章句曰此要其讓之終而言非謂始讓之時預計其不枉不失而僞爲之也○定直按句讀何彈而不爲乎之語極切李氏引而進之章句要終而言之語極正○觀瀾三宅氏曰本文自平易陳註何憚而不爲一句尤說得好李氏及章句其義似正其說似精而實乃取義利之緒論以牽貼贅附適足以傷本文平易親切之意也諸家之說類此者○濂溪周先生曰聖希賢希此比而然攻經者察焉

聖士希賢註

濂溪地名先生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希賢也

疏通書第十章○標題先生初名

惇實後避宋英宗舊諱改敦頤字茂叔道州人慶曆六年
程太中官江西令二子師事之熙寧五年上居廬山臨溪
築堂以道州有濂溪因寓名世稱爲濂溪先生嘉定十三
年因潼川提刑魏了翁之請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
南伯從祀○周氏履歷見于宋史道學傳一及伊洛淵源
錄第一○楊氏曰學以聖人爲的○指南曰聖人以天爲
法望其德齊於天○衷旨曰非止謂士止希賢賢止希聖
己也○或問聖希天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
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伊尹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伊尹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註伊姓尹字名摯相湯伐
也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
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此皆賢人之事也疏書
命下先正保衡伊尹也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君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註是

高宗舉伊尹之言○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

之所學註

朱子曰此言

疏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

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
道之大而無窮矣○合璧曰若能以伊尹之志爲志
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能學顏子之學則所學必
不在於世俗記誦詞章矣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註令
聲○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疏合璧曰其
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疏學過於伊
尹顏淵之地位則爲聖人至於伊尹顏淵之地位則爲賢
人或不及伊尹顏子之位則必有爲善之實而亦不失
於善名矣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
則有爲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衷旨曰須說君子立
志爲學斷不可安于凡庸而必以聖賢自待○合璧曰此濂溪示人以聖賢爲必可學而至聖人之道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

者陋矣註上行去聲○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積於中為德行行道之體也發於外為事業道之用也

陋謂疏通書三十四章○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卑陋不溺於文辭之陋○韓詩外傳曰君子之聞道入

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口苟言而已○集

成曰通書上章云君子以道克為貴身安為富亦欲人知

道德之貴而不溺於軒冕金玉之陋與此章意同因表而

出之○合璧曰正誼明道心小行方此為學之大根宗也

又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方可以希賢希聖希

天不徒一行止之遜讓而文辭之咕嗶而已○註仁義中

正而已周子太極圖說本註語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

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註令去聲○

其得聞而改之規規諫悟悔悟噫疏通書二十六章○標

傷痛聲過不改則為惡而速禍矣疏題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語出孟子公孫丑上○葉氏曰子路有改過遷善

之實故令名無窮焉○章句曰孟子言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也規規諫也悟覺悟也噫歎恨

聲有過不改如有疾者之忌醫寧至於死而不肯砭劑是

可歎也○荀子曰非之而當者吾師也○明道先生告曰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註約猶收也下學而上達

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

只是知求心則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

志氣清明義理昭疏遺書李端伯傳師說○孟子告子篇

著而可以上達疏曰學問之道無他收其放心而已○

朱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又曰不是將已縱出

底收將轉來上舊底已去這裏自然生出又曰求放心非

以一心求一心上只求底心便是已放之心又曰覺處即心

何更求為此用力甚不多但要常知提醒惺則自然光明

○程子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朱子曰自能尋向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又曰求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論語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不怨天尤人下學而上達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示蒙句解云下學而上達者下達人事而上達天理皆兼知行言尋向上去下學也得其效是上達也下學言用力上達言得力○定直按觀瀾三宅氏曰陳註引朱子語不知小學教法之意甚者蓋此條及前後章皆大學或問所謂補出敬字之意本文原非小子之事三宅氏主心要在腔子裏註腔音羌猶言身子耳朱子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一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瞻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矣又曰敬便疏遺書游定夫錄○語類問心要在腔子裏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如何朱子曰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又曰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魯齋許氏曰雖在千萬人中伊川先生曰只齊整嚴肅則常知有此持敬之大略也

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註辟音僻○整齊嚴肅如下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

也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疏遺書○合璧曰衣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疏冠整齊容貌嚴肅又曰未有外貌放肆而中心能一者○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衷肯曰此心既一則天理為主○或問整齊嚴肅與主一無僻之干矣此內外合一之說○或問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就那時就那事說○居業錄曰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

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定直接君子之學貴內外交養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今衣冠束帶則心自敬箕踞蓬頭則心自慢故曰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但欲整齊嚴肅時心已莊敬用持敬工夫未有切焉者也○又按整齊嚴肅並指外貌言平岩葉氏以嚴肅屬內者恐誤○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彊安肆曰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纒放肆則曰就曠蕩自檢束則曰就規矩註表記禮記立也偷偷惰也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規所以為圓之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喻禮度也周氏曰安肆曰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或疏或問舍人師友雜志及程氏外書○安肆則曰入於偷也疏或問君子莊敬曰彊是志彊否朱子曰志也彊體力也彊今人放肆則曰怠惰一日那得彊○真氏曰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曰強安肆則志墮而曰偷強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則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蔭苟

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益軒先生曰表記之言非惟學者養志如此養生者亦然蓋養志養氣之道無二致也○註周氏名諱字希聖宋延平人○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註室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不好謂心疏李端伯傳師說○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汗則不收也○疏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窗壁有塵則拂之不如如此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克其類不亦甚乎○章句曰但欲得外物之好則身不檢而心逐於物矣故身與心已先不好也○葉氏曰所謂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嘉言

註

朱子曰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疏伊川文集○定直按克已復禮孔篇仁者本心之全德故孔門諸子以求仁為要己字朱子解做身之私欲蓋人之有欲由自己耳目口體之形骸而生焉故謂之己禮字朱子解之曰天理之節文節文者天理之當然無過不及的規則不是禮文度數之謂也克勝也言克治己身之私欲也復反也言復歸天理之本然也故朱子曰必以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又按張居正四書直解曰視聽言動皆有其箇自然的則是則所謂禮也又曰非禮皆已也於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存疑曰人之身只是視聽言動四件非禮皆勿克己之條目盡矣非禮勿視四句解見敬身宜參考○註己謂身之私欲定直按己者自己之身有身必有欲欲則各所私故曰謂身之私欲此會意解極有斟酌○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

已而有故謂之私○天理之節文蒙引曰猶言天理之當然○非禮者己之私存疑曰視聽言動上若一毫不當為處便是非禮便己私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

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註視聽言動皆身之用由

聽言動所以制外而養心也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也朱子曰由中應外泛言其理如此耳制疏蔡氏模曰四者身之用心則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疏其體○蒙引曰程子由乎中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一截制於外云云自作一截○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朱子曰制却在內○中庸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朱註曰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

小補韻會箴誠也醫者以箴石刺病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

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註

操平聲○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

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為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此非禮之視所以當制也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真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疏蒙引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心之準則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非操心之要在於視視其則也何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字作死字看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

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久而誠矣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益軒先生曰心之體本自空而無形象之可見心之用應物也千變萬化而亦無形迹之可執持故操之亦有要道唯以視為操心之準則蓋人事之中視為最先故視以禮則外物不能奪其心苟視以非禮則蔽交於前而其中則遷是所以視為之則也則之所在乃操心之要也○葉氏少蘊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動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檢防先以視為準則○左傳曰李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章句曰則法也謂為仁之法也○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跡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

誠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胡氏曰克己復禮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之仁也○章句曰誠者真實無妄不勉而能也○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而中道聖人也○註真積力久則入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註性即理也人之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聽

理遂亡矣惟彼先覺之人卓然自立知其當止而志有定向故能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勿聽也疏人有秉彝本乎天性大雅烝民詩曰民之秉彝好

不可移奪若秉執然○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

○章句曰言有秉執之常性受於天命無有不善○胡氏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矣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之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惡○樂記曰知此到得好惡能反躬天理滅又曰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究人欲者也北溪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如欲者而無彼我之間也○胡氏曰知誘物化者因有所聞而隨物以往也不言聽而以知言其實一也○益軒先生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是渾說常性之初知誘物化是就有聽說陳選謂心之知為物所誘與之俱化然蒙引為物所化之說較優平岩葉氏亦云知識誘於外而忘反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益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定直接知誘

物化二句蓋本乎樂記知誘所謂知誘於外不能反躬也
物化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遂失其正所謂天理滅也此
吾知誘於外也知誘於外也知誘於外也知誘於外也
但知之誘於外也知誘於外也知誘於外也知誘於外也
作平聲解以爲情欲既動知外誘之牽引不能自禁此說
亦恐誤卓彼先覺論語子罕集註卓爾立貌○定直按
卓彼先覺指顏子而言蓋據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之言也
○知止有定大學經文○蒙引曰是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了○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爲物遷也○開
邪存誠易乾卦文言○章句曰邪卽物誘○蒙引曰開
邪卽克己存誠卽復禮○益軒先生曰卓彼先覺四句是
可爲非禮勿聽之法則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是皆先覺之
所爲乃學者之法則也○定直按句讀以勿聽作自然勿
聽依章句則除了自然字此作工夫說似較優又按句讀
章句止有定一句屬先覺下二句是說工夫如言箴說非
獨知止有定一句屬先覺下二句是說工夫如言箴說非
法不道○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朱子曰
互換說也○問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

之聽所以就性上說○定直按互換說也得語極穩安強
爲說者恐拘○益軒先生曰視箴專說心聽箴專說性者
如何蓋視屬動聽屬靜心是動故視說心性是靜故聽說
性○觀瀾三宅氏曰心之存否目爲之主理其言箴曰人
之是非耳爲之主故視聽兩箴所說自不同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註
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
發發言也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矧况
也樞機喻言說見范魯公詩戎兵也好善也謂言能興戎
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
蔓已放肆則忤於人出者逆則來者違四者言之病
也道言也欽敬也訓辭訓戒之辭卽非法不道也
疏朱

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安方始靜專纔不精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我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蒙引曰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已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發禁躁安內斯靜專蒙引曰躁雜冗妄逆理靜專不可依輔氏分躁安○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安人之欲言大槩不出此二者又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為一篇之關要處○定直接輔陳竝以靜專分貼躁妄蒙引非之其說似優句讀章句亦分貼說恐不如依蒙引渾說輔氏又以躁屬氣安屬欲亦似拘泥○章句曰此言言之關身者甚切也○矧是樞機四句易繫辭曰言行君子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蒙引曰樞機不是謂人心之動有善惡因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為樞機此說且與易大傳本意不同如此則心是樞機不是言為樞機矣只下文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便是此一句只云言語是人之樞機所在而下文便說出云○定直接蒙引說精確其所非之說出于大全陳氏○出好興戎云云

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其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朱子曰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可畏如此○傷易則誕二句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煩者多數之謂○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支離○四書緒言曰陳氏謂躁則易安則煩蔡氏蒙引謂安則易躁則煩看來陳說似較是然愚意不當分貼妄誕也易躁却是躁云傷易則誕是躁則妄也煩是多言亦躁也支離則背理便是妄二句皆是惟躁故安躁安猶驕吝相因者也蔡氏又以肆悖分不靜不專亦未確蒙引又以傷易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肆二句貼前下四句雖說得去然太拘愚意若以躁安分則易煩屬躁一邊肆悖屬安一邊○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安二字非也○定直接胡雲峯說似穩安○出悖來違大學曰言悖出者亦悖而入○朱子曰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人身說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說得周備○非法不道

孝經文○蒙引曰非法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之一句用反韻爲協耳○欽哉訓辭蒙引曰指非禮勿言○章句曰總結之曰若孔子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註所謂言者心之聲出揚于方

神篇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註

幾平聲行去聲造音操○思者動於心也惟知幾

守之者雖不同然皆順理則安裕從欲則危險也動於

心造次而能念動於身戰兢而自持內外交致其力也習

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則賢亦賢矣故曰同歸一說聖

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

同歸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疏哲人知幾四

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句繫辭曰知

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哀旨曰一念初動之介謂

之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然知之爲甚難易

又理明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章

句曰思者心之動乃理欲初分路頭爲者身之動乃見於

事爲之時○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合與不合

做志士於做出了方見得○邵子曰無身之過則易無心

之過則難○問哲人知幾四句莫有優劣否朱子曰思是

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

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又曰哲人志士非是兩般人却

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做工夫去須著隨處照管

不應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更著去

事上看便舍彼取此方得○益軒先生說見下宜參考○

定直按朱子雖說非是兩般人然不是混哲人志士以爲

一箇人觀下文覺有遲速可見所謂非是兩般人者蓋明

用無有兩般而雖志士亦不可不做審幾工夫耳○又

按不是哲人不要守於外志士不要誠於內蓋誠於幾者

自能守之於爲自然之守也守於爲者豈不欲實於內乎

但於一念發動之機未及知覺而念慮已發然止於情而

不使之發於事爲之著所以爲志士也○講述曰論四者

小學集疏

卷之八

嘉言

七

之司動爲大舉一之身之容皆是動包視聽言在中○徽菴程氏曰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之五事備於此矣○定直按緒言云誠之於思守之於爲說動字愚按夫子以四者並說則動與視聽言一類皆發於外者只是爲不是思也洪範說人有五事故以視聽言思五者並舉其實心所以主乎四者凡視聽言爲皆由中而出心爲之也思是思視思聽思言思爲也四勿皆是誠之於思也若以思對爲說動字而以思是動之一端則舍思視聽言爲之外又豈得縣空有思乎外之云相矛盾矣定直竊按緒言之說甚確嘗疑先輩多以動兼心身說者與四者身之用也不相合及觀孫氏之說則曉然矣然其所云合思與爲說動字猶似未盡蓋統言之則不惟心之思兼思視思聽思言而身之動亦兼視聽言如中庸非禮不動可見但此以動對視聽而言則動只是爲也思亦只以爲之未著言耳程子說思者從爲之源頭而說猶視箴說心兮本虛聽箴說秉彝言箴說入心之動皆從源頭說况審幾工夫第一緊要乎凡其言制於外者皆於其所發乎外之處而制之其所以制之莫非心上工夫誠於思者尤其微細而事爲將發也

哲人勿動正在此矣不是視聽言專在外而動獨兼內外之謂也○順理二句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緒言曰裕乃不愧不怍心廣體胖之意蒙引以裕爲義中有利危爲利害相因非也○朱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緊要這是生死路頭○造次二句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尚書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詩小旻曰戰戰兢兢註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蒙引曰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習與二句尚書大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章句曰如是習之久則不待勉強如天性然而與聖賢無異矣故曰同歸平岩葉氏曰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通論益軒先生曰四箴之中動箴最精切先儒之註恐未爲當哲人志士決是兩般人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學者要誠于思而慎心之動守于爲而慎身之動如哲人志士也蓋哲人志士自有高下而學者之工夫須兼二者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說依思與爲之邪正而其效驗如此然則思與爲不可不慎朱子

謂之生，死之路，頭者最親切，是唯言誠思守爲之效驗，自如此與哲人志士還不相干涉，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慎動之工夫，當如此此二句，須渾融而說，以造次克念屬慎心之動，以戰兢自持屬慎身之動，者非是聖賢同歸之歸，是歸著之歸，言與聖賢爲一也，非歸趣之謂也。○朱子曰：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又曰：四箴旨意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者。○章句曰：此一章言爲仁，不越乎視聽言動之間，皆所以求放心，去外誘也。○註與氣質性云云：蒙引曰：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之說，非是以性爲氣質了。○一說云云：定直按賢亦聖矣，是胡氏說及其成功，一也是蔡氏說兩說並恐不如王雲鳳及葉平岩所謂與聖賢無異之說。○緒言曰：習與性成，兼知幾勵行，言哲人志士習慣成自然，可與聖賢同歸，非謂哲人是性。○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

官三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註

幸猶慶也。席猶藉也。少年登高科者，

學未優，藉勢爲美官者，人不稱，有高才能文章者，恒無德以將之。此三者皆不足以致遠，故謂之不幸。○疏章曰：少年登高科者，恃才而驕，其志藉勢爲美官者，挾貴而陵人，有高才能文章者，必情於爲學而疎於修行。三者皆非遠器，故謂之不幸。○朱子曰：子夏曰：學優則仕，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又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又曰：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建安何氏曰：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以義理而爲詞章，則文皆載道之文也，苟不根乎義理之正，徒事乎詞藻之華麗，雖足以趨時好，而取中時官，然不能以古心而行古道，其爲不幸亦甚矣。○衷旨曰：此總是押人驕慢之心，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懼其以貴勢驕人，有高能文章，懼其以才能驕人。○定直按此三者，庸俗之所幸也，庸俗

之所幸者君子之所不幸也夫君子以謙存德小人以矜喪德可不慎與謝上蔡所以去一矜也○觀闢三宅氏曰此章與內篇荀子三不祥之說略同其意○橫渠先生曰衷旨極好陳註不足致遠之說走別路去○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註樂音洛○捨棄也猷爲謀猷作爲也下民下等之人也一

致猶言同○疏正蒙○衷旨曰深○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

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

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註公名純仁

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己之於己不當下恕字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吳氏

曰恕字之義范公疏宋史本傳及言行錄○標題丞相范蓋以寬恕爲言也公純仁皇祐元年及進士第哲宗元

祐中除左僕射○范純仁見宋史列傳七十三及言行錄

後集二○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語類問

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爲不然矣而復錄其語

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

己之心愛人可也○益軒先生曰君子以聖賢準己以衆

人望人小人反之○章句曰以上廣心術○註修潤修修

潤色○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

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

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註當去聲公名

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封榮陽郡公理會謂省察矯揉之辭令出諸口容止見諸身乃德之符也故端重安徐者爲

戶局反○正字通曰榮于榮切音榮水名又榮陽郡名正
韻十八庚榮註史漢亦作榮陽榮瀾榮非集韻榮或作榮
尤非○呂榮公見宋史列傳九十五○章句曰理會省察
點檢也辭令言辭命令也容止容貌動止也○京兆李氏
曰理會氣象即矯揉氣質之說貴賤壽夭雖理之宜然非
君子所急○衷旨曰此亦程子制外養內之意○定直按
君子之學以氣象為根基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句
曰此一章廣威儀○定直按句讀總註以已下四章為廣
威儀之則亦次三章作廣衣服飲食恐似不當章句自次
章至恩讐分明章為復廣心術其次每章各詳其意似較
優凡外篇所載多通論者不必逐目錄○**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益自攻其惡曰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
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註無歉苦聾切○攻專治也攻其惡
語辭士之檢身一念之惡未盡疏童蒙訓又雜志○點檢
去即有愧於心矣何暇責人哉疏逐一審察也○歉字彙

苦聾切恨也○不滿也又入聲乞協切足也快也○合璧曰
中心自以為不足○標題熊氏曰雜志本文作即不慊於
心則當如大學慊字音言行錄依雜志有不字小學書辨
志錄竝無不字○益軒先生曰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此
子貢方人夫子戒之之意○註攻其至之惡論語顏淵篇
孔子答樊遲之言集註曰專於為己而不責人又為政集
註范氏曰○**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註
攻專治也○大要猶言大抵周則無闕詳則不略用心勤
密則作事多周詳用心疎怠則作事多闕略疏呂氏集下
酢事變集成云呂公早從伊川遊有呂氏家塾記發明義
理酬酢事變等集○觀瀾三宅氏曰闕略集成作闕略語
意最穩的陳註亦○**思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
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註孔子曰以德
怨是思讎不當分明也孟子曰人皆疏怨德報德乃人所
可以為堯舜是世未嘗無好人也疏怨德報德乃人所

共由之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乃人性本善之德有是道必無思難分明之言有是德必無無好人之言後生戒之者言當由乎道德也○註孔子語見論語憲問篇孟子語見告子下篇○張思叔座右銘曰凡

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註行去聲下

同○思叔名繹宋河南人銘者自警之辭慎謂疏言行錄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楷謂不舛率正謂不偏邪○思叔

家甚微年長未知學伊川先生歸自涪陵始從游伊川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伊洛淵源錄及宋史道學

傳二有傳○益軒先生曰後漢崔子玉作座右銘見文選唐白樂天作續座右銘前輩既為之○合璧曰思叔欲謹

言行故刻銘於座右以爲規戒之辭言大凡言語必盡忠必誠信凡所行之事必敦篤必敬謹飲食人所大欲

必謹慎必搏節○衷告曰字畫亦行之一端故要楷正○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容

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註處上聲

皆敬也○疏合璧曰容貌舉一身而言必端嚴莊敬衣冠所以審居處恭必端正寧靜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註言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

常德平常之德持之固則不失然諾皆應辭應之重則思踐如已出冀已亦有此善也如已病恐已亦有是惡也

疏作事必謀始合璧曰所作之事謀於始而後行則無後悔之失○易訟卦大象君子以作事謀始○出言必顧

行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合璧曰所發之言必思可○行而後言則無易言之失○常德必固持又曰常德即中庸

所謂庸德持守之固不易則能成其實矣○然諾必重應章句曰思踐其言不輕發也○合璧曰然諾人之言應聲

必重則言可復矣○衷告曰然諾句即論語之信近於義非止應聲之重也○見善至已疾章句曰見善如已出

疾人之善也見惡如已病恐已亦有是惡也○定直按依句讀則以已出作冀已亦有此善以已病作已亦有是惡

示蒙句解謂此二句據論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之語此亦從句讀其意固切然章句以為不疾人之善者於語意為穩而依其說則上句是不疾人之善下句是顧己之惡似尤切矣竊按上句是不疾人之善猶秦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下句是不揚人之惡猶馬援所謂如聞父母之名如此說似更佳

凡此十四者我

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註

省察也疏此四句

之語此銘五字作一句用敬韻○朝夕視為警衷旨曰即觸目警心之意○章句曰此一章廣心術威儀衣服飲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

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註

味如飲風雨也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八尺曰仞方丈食饌列於前

者方一文也此所謂富貴相也激昂猶奮發也墜墮皆落也

不以富貴為事常自激昂而為善則不論於汙下矣

疏胡氏傳家錄○一切韻會切七計切一切大凡也○孟子

子謂云云見盡心下○激昂吳氏曰激謂激勵昂謂昂

舉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

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

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

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註

握一角切調度

拉去聲○南陽地名先主漢昭烈也嘗三顧武侯於草廬

之中宰宰制割分割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曹操居中原

嘉言

孫權居江南分天下為三國也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
郡名百苗為頃饒亦餘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
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為將相
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
有之矣疏孔明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合璧曰常愛姓諸葛名
孔明者當東漢獻帝之末親自耕農隱遁于南陽之野不
求聞名顯達於當世後來應蜀先主劉備三顧草廬之聘
而出與吳主孫權魏主曹丕三分天下身總將相寄托云
云○南陽集成云南陽秦郡山南曰陽隋改鄧州今南陽
府○先主後主又云先主蜀漢昭烈帝劉備後主乃先主
子劉禪○身都將相將相並去聲將將軍相宰相孔明兼
總將相○手握重兵吳氏曰謂帥兵伐魏也○成都合璧
曰四川成都府也○集成曰成都漢益州牧所治先主取
劉璋遂都之○初秦平蜀張儀築城象成陽都因名成都○
陛下蔡邑獨斷曰陛下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
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
指斥天子故叫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臣

身至末合璧曰臣身身在官以預國政別無營計不別治生
理以增長尺寸家業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粟庫有餘財
以負陛下寵遇之恩此可見其志在報國而不計身家也
如孔明等為人富貴不能淫真可謂大丈夫矣范
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
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
趨時就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慢
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註朝音潮媒音眉
名冲宋人利害謂事有利有害也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
曰差授官曰除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媒狎也淫
媒戲慢皆邪辟之事覓干索皆求也疏東萊輯志錄○邊報差除合璧曰邊
事覓干索皆求也疏境急報與夫差遣除官之事此皆國
君重務非在下者所當言也○二不言衷旨曰不可居下
訕上○吳氏曰君子居此邦不非其大夫○三不言合璧

曰隱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四不言合璧曰趨奉時豪依附勢要形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五不言衷者曰以計利而忘義○七不言衷者曰以沽於貪饕無恥○示蒙句解云以上七條慎言語之戒○註益謙宋人高宗時人○邊境之報小補額會報答也告也白也復也酬也按本文報字宜訓告○官曰除字彙拜官曰除謂去故官就新官也○婢狎也婢音屑又慢也汚也

又曰一人附書信

不可開圻沈滯註

開圻則誤人之私託

疏開圻字彙圻恥格切開也○合璧曰

開圻圻封○本註曰發人私書圻人信物甚者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及人托於某處問訊千求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至於聽與不聽則二與人竝坐不可窺人文字註

二與人竝坐不可窺人文字註

疏窺竊視也私書親故之書

在其人○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勿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竝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

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註

文字如書

簡簿籍疏本註曰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檯紙之類疏架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今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

四凡借人

物不可損壞不還註

器服之類疏本註曰凡借一物上至

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變畢即時歸還切不可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衷者曰損壞不還多致人憎惡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註

謂揀擇以去其

其可疏本註曰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蒂肉去脂皮之意者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智而已自非生硬臭

惡與犯己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六凡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註上處

聲○如夏擇清涼疏便利合壁曰便於己利於己○衷旨

暖○本註曰凡與人同坐夏則已擇涼處冬則已擇七見人

富貴不可嘆羨註疏嘆羨妒之則祇毀高下人所共

知見親戚相識輒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歎羨可見不

句解曰以上七條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

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註凡此數事學者

慮之萌而謹之於疏合壁曰古人箴誠所以觸目警心即

此一章言存心○胡氏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罕仕進之心

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

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

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註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

而千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修身雖古人亦

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

者萬事之本心既荒故萬疏知言○胡宏見本篇廣立教

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疏中○程子曰科舉奪志

耳註夫音扶○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疏表音曰是知未知

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

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註他歷切○先意道迎父

母之善意也惕然慙懼意吳氏曰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不憚已之疲勞以營奉甘輒之飲食所謂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惕然慙懼興起而必欲行之也後五者文意皆做疏之定直接諸家以先意作先導善意正是人子事親之當然然詳本文先意承顏都是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意不必先導之義○腴玉篇古
軟字○註養心養口體孟子離婁篇
未知事君者欲其

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

自念思欲效之也註守職無侵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

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稷知疏章句曰守職無侵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疏官事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不相侵越也○見危授命出論語子張篇○益軒先生曰養親事君人倫之大端而學問之急務也故先言之次欲知氣質之病而改之故以下
言之○註官守言責出孟子公孫丑下
素驕奢者欲其

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矧然

自失斂容抑志也註矧音句○素平日也驕矜奢縱役於容抑下其志則不驕奢矣疏卑以自牧出易謙初六象曰

自牧自處也○章句曰聖人教人以禮為本敬為一身之主宰故為立身之基素鄙吝者欲其觀

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則窮卑賤視然悔

恥積而能散也註恪音各惡鳥故切調音周卹恤同報乃也盈則溢故可忌滿則覆故可惡匱乏也報然疏積而能

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含垢藏

疾寡言容容然沮喪若不胜衣也註悍音旱黜音出茶音涅沮再呂切喪

去聲勝音升○猛暴強悍剛惡也黜己自退抑也齒敝古
存喻強死而弱生也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衆謂
衆人芥然沮喪貌謂自疏小心詩大明小心謂不放肆○齒敝
沮喪其暴悍之氣也疏吳氏曰小心謂不放肆○齒敝
舌存說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齒再墮而舌尚存又老萊子語子思亦云○含垢藏疾吳
氏曰含垢謂包容人之垢穢藏疾謂藏匿人之惡疾章句
同惡疾作過惡○觀瀾三宅氏曰含垢藏疾俱指別人過
惡複言有容之意○沮字彙止也抑也○若不勝衣淮南
子汎論訓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身若不勝衣○吳氏曰若
不勝衣者持身之謹若怯懦也○註強死而弱生老子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之徒柔弱生之徒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註
怯乞葉切懦音糯○怯與懦弱柔惡也達生委命達生死
之常理而委之於命也求福不回不爲回邪之行以求福

也勃然奮勵貌謂奮發疏怯懦章句曰怯多畏也懦弱也
振勵以去其怯懦也○註求福不回詩旱麓曰豈弟君
子求福不回○註契字彙乳亮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
切音軟又乃過切音懦罷弱也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
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註行去聲去上
音郎○茲指上文六者而言皆然謂皆如此取法古人也
人能勇於力行雖或未至盡善而氣習之偏駁泰甚者亦
必克而去之矣蓋學之所知者能力行之自無不疏吳氏
達也達即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嗤笑也詆毀也疏曰前
之所陳特其大略凡百行事既因讀書學問知古人所爲
若此則當因其所知倣倣以行雖或不能純一亦須去其
泰甚以漸而復於中正則凡學之所知者何有一之不可
達於行焉○去泰去甚出老子○施無不達合璧曰施於
行事無不通達○能言之不能行之上蔡云能言真如鸚
鵡○註行之利也通書第六章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

已矣守之貴行利朱註順理而行何往不利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

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註長上聲鴟音答梟音鴟梟惡鳥也疏合璧

有學問自高自大無遜讓之禮○程子曰富貴驕人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京兆李氏曰讀書學問本欲開

心明目者乃古之學者為己○學之所知施無不達者為己之學其終至於成物也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

今之學者為人也為人之學其終必至於喪己○伊川先生曰大

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

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註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門以此大學之書蓋入德必繇乎大學譬之入室必

繇乎門也為學次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疏唐彥

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是指大學而言疏思伊

川雜錄○大學新疏曰孔氏之遺書猶曰孔家遺書○蒙

引曰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龜山

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

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

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

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

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

深之無序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

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

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註大學至者也凡

並出朱子大學章句序中語古之大學指學校言

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註孔孟之言皆實

玩味其理而著之於已疏朱子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其辭

則終身用之不能盡矣疏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自得爾又曰如語

孟中言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

自然理會得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

己看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袁子曰將

聖人之言語切己謂實體之於身而見於行事也切己言

字有味○輔氏曰切己之說甚有力量讀書者能將聖人言

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

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儘候錯字海儘音儘

可有也○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

涵養成其生氣質註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

也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愚疏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

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疏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

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

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程子遺書曰今

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將來觀濶三宅氏曰

將來二字用法有二一為後來一則專為語助此條亦當

作語助看言人若能於論孟二書深求玩味將來去便就這

裏涵養出怎樣好的氣質實在不可測也諸家於義理並

無妨但初學讀此條者每苦文義紛繆難通故記所見以

示之耳○定直按依觀濶說將來下為句將字與上二將

小學集疏

卷之八

二

嘉言

質如何會生出氣質來今按緒言作甚樣尤好胡氏說固疎鑿雖然依胡氏則如生喜生愁生氣力生精神之生只是變化來了就是生出來說生氣質也不妨不可道胡氏看得生字誤了○註認小補韻會識也辨識○橫

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註理會謂深求玩味之交互也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于中庸也疏語錄

句曰輩猶言等也○定直接中庸書一篇文字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支節相接脉絡相貫故曰須句句理會過○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註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循環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疏二程全書載之理窟又

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朱子曰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南軒張氏曰

橫渠皆是身經歷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呂舍人

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註舍人呂

嘗為中書舍人此理會猶言識得也蓋學所以為道如下文行住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及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是已非為作文章取中官祿計也後生為學疏錄雜一行一住

先須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業可成

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註言也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

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

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投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

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

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註難去聲○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紀事之

書危坐猶正坐也質正也經書子書必讀之精熟反覆

玩味然後文義可通史書必讀一卷半卷以上然後事之

本未可見皆必從師友授而讀之有疑難則取正審問乃

不差也如是以求古聖賢所以用**疏**課字彙計也程也○

心而盡力從之○道將為我有矣○**疏**不可一日放慢吳氏

曰愛惜分陰不得放過○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子書

章句曰荀揚與文中子之類○合璧曰周程張邵之書也

○讀取二三百遍董遇曰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此語辨志

錄○吳氏曰昔人云讀書千遍義理自現○字字至分

明朱子曰讀書要字字響亮心到眼到口到○連前至十

遍合璧曰連前三五日前所授之書通讀或五十遍或七

十遍○定直按此言每日以其所授經書子書精熟讀取

又每日連前三次所授讀或五次所授讀通讀五七十遍

○不可一字放過合璧曰不可使有一字遺漏○史書至

見功吳氏曰史書浩濔非多看不能得見事之本末蓋經

以載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也**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

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已力難仰他人矣

註從音聰仰去聲○仰資也高彥先云修學須自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

功疏京兆李氏曰此章於學者為學之道最為明備始之

立課程者進為學之業者何事者明為學之本次之以學業嚴

立為學之志師之功夫之任學之資於人者也而終之以

決意而往須用已之力者學之成由已也孔子曰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註**高彥先排韻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

也志節高亮少游大學宋靖康中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

害譏切秦檜長流容州遂立祠容州學宮有脩學門庭傳

於世○高彥先○**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

語辨志錄附載○**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決**

洽註

穿去聲。浹音接洽音匣。○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月如

是非浹洽，則心

疏

貫穿吳氏曰：如繩穿錢，自一至千而不

與理相涵矣。

疏

失也。○章句曰：記事之多，互相通發。

今日行一難事

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註

此力行之事堅固矣。疏虞

吳氏曰：日日行之，不以為難，則所行自然堅固矣。

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註

解散也。林氏曰：渙然

然喜悅而

疏

章句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謂貫穿浹洽

衆理皆順

疏

也。怡然，喜悅衆理皆順而不相乖逆，謂堅固

也。○合璧曰：渙，散也。如此則所知者高明，所行者誠篤。於義理渙然，有若春冰之融，釋於性度，則怡然樂乎天理之順。積之日久，功無停息，其學自然得之，已非偶然也。實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京兆李氏曰：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杜元凱《春秋集解》序：語貫穿浹洽，則所知者高明堅固，則習坎心亨，渙然如冰消釋，而無滓。怡然樂乎天理之裕，順外物不足，以移之也。斯三者，非謂記一事，辨一理，行一事，可至，非謂盡記天下之事，盡窮天下之理，盡行天下之事，蓋日久自然得之於己也。偶然者，微幸苟且之辭。○益軒先生曰：渙然，冰解以窮理而言，怡然，理順以力行而言，謂非如禪學頓悟也。○註林氏名堯，雙字，唐翁宋人，作左傳句解。○前輩嘗說後生才

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

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魯莽

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註

鹵音魯莽，母黨切。○鹵莽，不用

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

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為難也。夫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

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繇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疏**

童蒙訓○京兆李氏曰才性出於氣學道原於思義理無窮皆由思而得氣質有限為才亦有窮惟讀書尋思推窮則可以明善而生睿睿可以作聖故可畏也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章其本於此歟○哀旨曰此見思學不可偏廢後生不學則徒恃聰明有可畏○朱子曰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工夫文清薛氏稱讀書只怕尋思一句○程子曰學原於思○鹵莽莊子則陽曰長梧封人問君為政焉勿鹵莽註粗略不用心也○韻會曰鹵莽荒蕪之地○顏氏家訓曰借

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

之一也註為行竝去聲○百行大而忠君疏典字彙經也書也○笠澤叢書陸龜蒙借人編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簡壞者緝之文字誤謬者刊之

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

假焉

註

卷音捲○濟陽縣名祿字彥遐竟終也假借也讀書難遇急事必整束而起此亦可見其處事敬謹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

疏

江祿南宋人○章句曰此時書籍若今之手卷故必待卷束或有狼藉

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

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註

藉音席多為之為汚累茲去聲○狼藉艸

而卧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藉部秩書冊卷秩也散經書實累大德故顏氏書以為世戒且云舊紙有經書之文聖賢之姓名皆不當別用所以廣敬也疏而成章積章為篇積篇為秩積

秩為部○秩秩秩同書衣也○哀旨曰重典籍重聖賢也○示蒙句解云不愛護典籍此於百行似欠細德然墮於侮聖賢則實為累我大德○唐蕭德言苦學每開經文束帶危坐曰對先聖言可復憚○註狼藉艸而卧此解見

通鑑釋文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註

小者近者謂灑掃應對進退之事

疏

遺書○葉氏曰子游

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

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

先後有序不容躐等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

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

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

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註

也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昔之

害謂楊墨今之害謂佛氏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

深微故高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只是硬佔地做為

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

他說愈深愈害人又曰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

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疏明

先生行狀○衷旨曰何以謂之異端吾人本來只有此一

理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同此者謂之同德異此者謂之

異端○程子粹言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暗今

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

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

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

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遍何過之有○益軒先生曰佛氏

之說有似精微高大而易動人處故高明者却為所迷○

註為我兼愛孟子盡心上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白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

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

小學集疏

嘉言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註

言為夏氏曰所言所為也佛氏空寂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

之道語大邑法界語小入微塵或陳說道德指陳心性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之知欲為者成全之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即倫理也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道不明故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疏窮神知化下繫辭曰窮神知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章句曰佛氏空寂之教本非窮神知化程子特借以言其自謂高妙耳○開物成務上繫辭十一章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朱子曰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干天之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陳氏祚曰開物者聖人窮陰陽之神知陰陽之化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人即神化之

理以成所當為之事屬行○外於倫理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註大亂真朱子中庸章句序曰至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造書契字彙契去計切刻也約也券也○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造書契分註帝命朱襄造書契黃帝始制文字又曰蒼頡見鳥獸蹄迹之跡體象形而制字○教稼穡繫辭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耨耨之利以教天下○通鑑前編曰伏羲始造書契神農始教耕種黃帝始教蠶始制衣裳始作宮室○刑名史記註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申不害韓非子商鞅慎到皆為此學者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註楊墨老佛皆邪誕妖妄之說也塗猶塞也溺猶陷也膠猶泥也覺悟也言其迷溺之

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疏章句曰其迷之深其生如醉其是皆

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註正路喻

艸盛貌蕪荒也闢開也言學者欲入聖門必先除其蓁蕪開其蔽塞則大道廓如而人可得而行也疏

束旨曰異端不熄聖賢之道不著故曰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右廣敬身註凡三十六章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

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疏定直按句讀引李氏云次十三章通論為學之道四章廣威儀之則此自呂榮公嘗言章至恩讐分明章又云次三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此自張思叔座右銘至范益謙座右銘李氏原云次五章廣威儀次二章廣衣服飲食蓋句讀改之也然其說猶似未瑩章句所說為穩當似宜從其說已揭各條下○章句曰內篇敬身止言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四者而此自范益謙座右銘以下

若不相當何也曰座右戒言謹言語乃所以敬身也存心修身之害犯之者不能敬身者也胡子言當學古人所以敬身者至矣而學古人則在讀書而讀書之有序而不可亂有法而不可忽也借書之慎讀書之敬無非敬身之事程子言教人所以謹四者小大遠近之序辨異端則不以邪說空談害吾四者之正道實學也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八

